

## · 文化与经济研究专题 ·

**编者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本专栏聚焦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贸易的视角探讨了中华文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

## 文化传承的创新效应<sup>\*</sup>

### ——来自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证据

潘越 杨玲玲 肖金利

**摘要:**我国积淀和传承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和重要价值。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手工搜集的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据,研究地区传统艺术氛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企业创新水平越高。机制检验表明,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人们普遍更具有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对未来有更强的信心,拥有更好的社会互动和协作环境;同时,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公司的创新越新颖,年报语调和业绩预告都更积极乐观,合作文化更强烈,这些都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更高的员工薪酬以及专业化的经营战略导向会强化艺术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而地区历史上的战争以及金融化的经营模式则会弱化该作用。本文实证检验了传统艺术的经济影响,拓展了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为挖掘阐释“非遗”的当代价值和作用机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文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 企业创新

### 一、引言

人类从有文明开始,就伴随着文化的创造、积淀和传承。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倡议全世界保护文化遗产,并指出文化遗产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不仅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崛起最为宝贵的传统资源。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是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这些“非遗”项目蕴含的中华民族或群体的生活风貌、艺术创造力和审美风格,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近几十年来,探索、利用和激发文化艺术的力量并应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越来越多。国际商业界和经济学、管理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文化艺术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全球范围内涌现了很多专门

<sup>\*</sup> 潘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邮箱:panyue@xmu.edu.cn;杨玲玲(通讯作者)、肖金利,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邮箱:yang\_lingling@foxmail.com,jlxiao@xmu.edu.cn。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婚姻、家庭与公司财务行为”(719721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赋能、司法改革与公司财务行为:基于‘智慧法院’视角的研究”(7217213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认同与商业信用: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71902168)。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组织,包括各种官方机构、非营利组织以及企业组织,来鼓励和启发在企业、学校和社区中支持艺术,并更好地利用艺术来解决广泛的商业、教育和社会问题(Antal & Strauß,2013;An & Youn,2018;Ferreira,2018)。许多艺术课程已被用于工作场所,众多公共部门、商业组织都尝试通过艺术干预为组织带来创新活力(Antal & Strauß,2013)。大量基于工作场所的艺术实验都证实,艺术是灵活思维的重要促进因素,能增强发散性思维能力(De Dreu et al,2008),有助于产生各种类型的创造性成果,包括动机、想法和产品(Okada & Ishibashi,2017;An & Youn,2018;Ishiguro & Okada,2018),从而提高整个组织的创新力和竞争力(Styhre & Eriksson,2008)。

尽管全球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高度关注艺术在社会发展和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探索能高效发挥艺术作用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还较少有研究深入地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当代价值。在全球艺术宝库中,中国经由几千年历史不断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中华传统艺术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行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华传统艺术资源在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各级政府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得到了有效发掘和保护。根据本文手工收集整理的数据,我国目前已经记录了3万余项国家级、省级和地级传统艺术类“非遗”项目,约占“非遗”总项目数的一半,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风貌、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其中有许多天才的艺术创造,孕育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王鹤云,2008)。这些传统艺术或通过直接公开表演、或通过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在相当广阔的地区范围内形成了浓厚的传统艺术氛围,从而将其艺术创造力、审美价值传递给受众,给予了人民群众以强烈的艺术熏陶,塑造了一个地区特有的人力资源禀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sup>①</sup>。然而目前,探究我国传统艺术如何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还相当欠缺,这不利于更好地认识和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其部分原因是传统艺术进行有效度量较为困难。得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的有效推进,使得我国各地区的代表性文艺资源得到了充分调查和完整记录,这为研究地区传统艺术氛围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本文基于手工构建的“非遗”数据库,从企业创新的视角,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广泛经济影响,发现中华传统艺术能够培养人民的创造力、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本文验证了以传统艺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非遗”的当代价值,为更好推进我国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有以下几点潜在贡献:

首先,本文丰富了艺术与企业发展的研究文献。理论研究已经明确了艺术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如Adler(2015)、Purg & Sutherland(2017)等先后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但少有利用大样本来检验艺术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有限的一些实证研究主要利用实验数据展开。本文基于中华传统艺术资源极其丰富但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且已建立起传统艺术类“非遗”项目库这一研究优势,利用大样本数据证实了艺术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有力地补充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

其次,本文补充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制度、中观的市场因素和微观的企业特征等方面展开(Cornaggia et al,2015;Bradley et al,2016;Chu et al,2019;寇宗来、刘学悦,2020;黎文靖等,2021),少部分文献探讨了一些文化价值观对创新的影响(Chen et al,2014;Adhikari & Agrawal,2016;潘健平等,2019),但鲜有文献基于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艺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证实了艺术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拓宽了对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学术认知。

再次,本文拓展了文化经济学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视角。文化经济领域的学者广泛地探讨了全

<sup>①</sup>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球不同国家、不同维度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艺术作为全世界通用的文化语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文化经济领域对艺术的探讨却不多,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引发了学者们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如 Edmans et al(2022)将音乐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发现一国股市收益同当周的音乐情绪显著正相关,而同滞后一周的音乐情绪高度负相关。本文将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更为广泛的艺术上来,是对该领域研究文献的有益补充。

最后,本文丰富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大量文献探讨了宗族文化(潘越等,2019)、儒家文化(冯晨等,2019)、方言文化(戴亦一等,2016)、海洋文化(赵子乐、林建浩,2019)、家族主义文化(吴超鹏等,2019)等传统价值观念对企业行为与绩效、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传统文艺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的研究从企业创新激发效果的角度探讨了其现实价值,丰富了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 二、“非遗”数据库的构建

### (一)“非遗”保护的政策演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并在其1998年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予以正式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指出,“非遗”是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并特别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政府对“非遗”同样高度重视,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非遗”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011年,我国进一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国家立法来提升我国“非遗”的保护水平。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 (二)“非遗”数据库的构建

自2005年颁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步完善“非遗”的档案制度,对“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全面记录。目前,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地、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收录了自2006年首次申报以来共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省级以下的项目都由相应各级政府申报和评选,没有进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数字系统,本文从最近十多年来的各级人民政府、文旅局、非遗保护中心等网站以及官方公众号等渠道,手工搜集各批次、各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详情,对于无法从上述渠道获取公开信息的,则通过电话咨询、邮件咨询等方式补充。最终,本文构建的国家、省、地三级“非遗”名录共有6386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569项、省级项目15755项、地级项目44540项,说明我国“非遗”数量众多,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

艺术主要分成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建筑、电影这八大类。传统艺术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文学这五大类艺术分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与曲艺、民间文学等直接对应,此外还有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部分归类在传统技艺中,我们根据“非遗”的项目名称从传统技艺中识别出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项目。最终统计的国家级和省级艺术类项目共计9962项,占比达49.45%,加上传统技艺中的艺术成分,艺术类项目占有“非遗”项目的比例约为50.91%。

## 三、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说

艺术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艺术驱使着人们在手艺上推进到完美之

境,是激励人们投入工作的动机(马凌诺斯基,1936)。艺术看上去与科学无关,但艺术并不排斥科学,而是会与所有探索世界的方法合作,并且会超越任何一种方法本身所能产生的效果(Adler, 2015)。全球教育界一直把艺术看作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学校通过艺术教育打开人的眼界和思想,让人看到日常世界中的美和智慧,从而激发灵感、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启发和塑造个体的心智(De Dreu et al, 2008)。

由于艺术对个人感性思维、行为的深刻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艺术在社会、商业和经济等领域的溢出效应。很多学者通过理论研究、实验研究的方法发现,艺术对商业组织、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都有相当的益处。比如,相关研究发现艺术熏陶对公司的盈利能力、营销效率、公司内外关系、领导力和组织文化以及公司创造力都有积极的影响(Katz-Buonincontro, 2008; Van Den Broeck et al, 2008; Antal & Strauß, 2013)。其中,艺术在创新领域的作用一直得到最广泛的关注,相关理论文献也从多个方面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对创新的积极影响。

首先,艺术有助于激发灵感、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从而对人们的创新行为带来积极影响。艺术激励个体看到更多、听到更多并感受到更多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帮助个体通过反思更加了解周围的事物、能够质疑习以为常的惯例,并使个体能够获得新的视角或拓宽现有的视角(Schein, 2013)。一些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发现,参与艺术活动的人表现出更强大的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McCrae, 1987; Furnham & Avison, 1997; McCrae & Costa, 1997; Rawlings et al, 2000; Feist & Brady, 2004),并且来自艺术作品的灵感和认知技能的提高可以转移到其他领域(Baer & Kaufman, 2005; An & Youn, 2018)。而灵感、想象力、发散性思维通常被认为是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也有较多研究验证了发散性思维对个体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具有独特的积极影响(Vincent et al, 2002),创新领域的研究更是将发散性思维作为创新潜力的一个主要代理指标(Runco & Acar, 2012)。

其次,艺术熏陶有助于人们形成更加积极乐观的情绪,从而使人们更乐于创新。艺术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将个体与一些美好的天性联系起来,帮助个体更加“艺术”地看待现实(Purg & Sutherland, 2017)。艺术使得个体不再仅仅关注效率、利润、增长这些经济目标,同时帮助激励并塑造个体作为员工、管理者、领导者等的最佳自我。已有较多心理学的研究证实积极乐观的态度有助于创新(Li & Wu, 2011; Michael et al, 2011):一方面是因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增强灵活认知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和处理任何可能情况的能力(Fredrickson & Joiner, 2002);另一方面是因为创新是一项失败概率很高的风险活动(Yuan & Woodman, 2010),而高度乐观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未来持积极态度,并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地度过逆境(Li & Wu, 2011),这种积极乐观的心理更能应对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最后,艺术氛围促进了互动和协作的发生,而创新活动的成功往往需要借助于合作。艺术活动与科学工作之间的有益互动还体现在艺术活动会增加个体的沟通技能,使个体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LaMore et al, 2013)。Sawyer(2010)研究发现艺术教育存在一个独特好处,那就是加强了社会互动和协作,而人们普遍认为创新是在知识产生和应用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Sawyer, 2017; Tödtling et al, 2009)。一些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也表明协作网络、知识交流是有助于推动创新的,如 Nieto & Santamaría(2007)研究发现技术协作网络对于产品创新实现更程度的新颖性至关重要;蔡庆丰等(2023)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知识交流,从而推动了企业创新。此外,艺术和文化可以加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是通过了解相同的文物、使用相同的符号和集体经历相同的表演体验等发展起来的(Hutter, 1996),这种认同感也有利于创新合作的开展(Hardy et al, 2005)。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主要研究假说:

在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即艺术类“非遗”项目越多)的地区,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

## 四、实证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07—2020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并剔除了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公司地址在城市层面发生变更的公司样本、主要变量数据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 3521 家上市公司的共 30054 个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公司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非遗”数据通过手工搜集整理获得。上市公司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万得数据库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地区层面数据除了上述来源外,还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香港环亚经济数据库等进行补充。

### (二) 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本文设计如下回归模型对地区传统艺术氛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Innovation_{i,t} = \beta_0 + \beta_1 Art_i + \beta_2 Control_{i,t-1} + \rho_{t \times province} + \varphi_{t \times industry} + \epsilon_{i,t} \quad (1)$$

模型中, $Control_{i,t-1}$ 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 $\rho_{t \times province}$ 为年份×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地区层面的宏观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varphi_{t \times industry}$ 为年份×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特征对结果的干扰。为避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各 1% 缩尾处理。 $\beta_1$ 即为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  $Art$  的回归系数,若其显著为正,则说明地区较为浓厚的传统艺术氛围将有利于企业创新。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企业创新水平( $Innovation$ ),既有文献对企业创新的度量多用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予数量构建指标(孟庆斌等,2019;陈德球等,2021),基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认为专利授予数量可能更为合适。一方面,本文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因素变化如何在短期内导致企业创新水平发生变化,而是研究一个地区艺术文化氛围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因此不太需要考虑专利授予的滞后性问题;另一方面,专利授予是经过认证的,相较于专利申请数量,授予的数量更能准确地代表企业的有效创新产出(孟庆斌等,2019)。因此,本文选择使用专利授予数量构建企业创新水平的度量指标,同时使用专利申请数量构建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

在设定因变量时,还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一是上市公司通常包含很多子公司,而有些子公司不一定与上市公司在同一个城市;二是上市公司可能会与其他的公司联合授予专利,这些公司也有可能与上市公司不在同一个城市。由于本文的自变量为公司所在地级行政区的传统艺术氛围,因此因变量应当设定为相对应地区的上市公司独立获得的专利数量,而避免包含异地子公司专利数据以及与其他公司联合授予的专利数据。本文还遵从 Cornaggia et al(2015)等既有文献的做法,对专利数据缺失的用 0 补缺,最终构建的因变量为上市公司独立获得的专利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2.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各个地区的传统艺术氛围( $Art$ ),本文用上市公司所在地级行政区的国家级和省级艺术类“非遗”项目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来度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对自变量的度量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并补充了一些检验。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十大类“非遗”项目中,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和民间文学这六大类与艺术相应的分类一一对应。艺术中的雕塑和建筑部分归类在“非遗”传统技艺中,我们根据“非遗”项目名称,辨别出了传统技艺中的艺术项目。最终统计的国家级和省级艺术类项目占所有“非遗”项目的比例高达 50.91%。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杂技,民俗这三类“非遗”的功能与艺术类“非遗”有着明显区别,因此本文自变量不包括这三类“非遗”。

3. 控制变量。参考既有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本文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在公司层面,我们控制了公司规模( $Size$ )、杠杆水平( $Lev$ )、盈利能力( $ROE$ )、现金资产比率( $Cash$ )、有形资产比率( $Tang$ )、研发投入比率( $RD$ )、股权集中度( $Top1$ )、管理层持股( $Mholdshare$ )、董事会规模( $Bsize$ )、独立董事占比( $Indper$ )、股权性质( $SOE$ )。在地区层面,我们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 $PerGDP$ )、经济增长

速度(*GDPPrate*)。考虑到企业创新与地区的经济构成相关,我们还控制了地区经济结构(*Eco2Stru*)变量。此外,本文研究的是地区传统艺术氛围对当地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为了缓解外来劳动力带来的混淆效应,我们在模型中也加入了地区流动人口比例(*PopuFlow*)作为控制变量,参考叶文平等(2018)的研究,用  $1 - (\text{户籍人口数} / \text{年末人口总数})$  来度量。具体的变量计算方式详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计算方式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计算方式
因变量	<i>Innovation</i>	企业创新水平
		公司当年自身独立获得的专利数+1 后取自然对数
自变量	<i>Art</i>	传统艺术氛围
		截至 2020 年各个地级行政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中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项目之和+1 后取自然对数
公司控制变量	<i>Size</i>	公司规模
		公司总资产+1 后取自然对数
	<i>Lev</i>	杠杆水平
		总负债/总资产
	<i>ROE</i>	盈利能力
		净利润/净资产
	<i>Cash</i>	现金资产比率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资产
	<i>Tang</i>	有形资产比率
		有形资产总额/总资产
	<i>RD</i>	研发投入比率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i>Top1</i>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i>Mholdshare</i>	管理层持股	
	管理层持股总数/总股数	
<i>Bsize</i>	董事会规模	
	总董事人数	
<i>Indper</i>	独立董事占比	
	独立董事人数/总董事人数	
<i>SOE</i>	股权性质	
	国有控股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地区控制变量	<i>PerGDP</i>	经济发展水平
		地级行政区的人均 GDP+1 后取自然对数
	<i>GDPPrate</i>	经济增长速度
		地级行政区当年 GDP 减去上年 GDP 后除以上年 GDP
<i>Eco2Stru</i>	经济结构	
	地级行政区 GDP 中的第二产业占比	
<i>PopuFlow</i>	流动人口比例	
	$1 - (\text{户籍人口数} / \text{年末人口总数})$	

### (三)描述性统计

表 2 的 Panel A 列出了本文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自变量的均值为 3.793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1.7918 和 5.8944,标准差为 0.9026,说明各个地区的传统艺术氛围存在一定差异。Panel B 报告了样本地区各类“非遗”项目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平均而言,各个地区艺术类“非遗”项目中,传统音乐、传统美术和传统舞蹈类项目最多。从艺术类“非遗”项目的总数来看,样本中最少的地区仅有 2 项,最多的地区有 362 项。

表 2 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6)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Panel A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i>Innovation</i>	30054	1.2856	1.4518	0.0000	0.6931	5.5984
<i>Art</i>	30054	3.7932	0.9026	1.7918	3.6636	5.8944
<i>Size</i>	30054	21.9301	1.2771	19.3153	21.7740	25.9305
<i>Lev</i>	30054	0.4348	0.2148	0.0503	0.4266	0.9907
<i>ROE</i>	30054	0.0619	0.1529	-0.9524	0.0723	0.4392
<i>Cash</i>	30054	0.1703	0.1397	0.0076	0.1279	0.6820
<i>Tang</i>	30054	0.9312	0.0850	0.5325	0.9592	1.0000
<i>RD</i>	30054	0.0291	0.0401	0.0000	0.0162	0.2197
<i>Top1</i>	30054	0.3524	0.1492	0.0880	0.3322	0.7572
<i>Mholdshare</i>	30054	0.1291	0.2028	0.0000	0.0011	0.7074

续表 2

	(1)	(2)	(3)	(4)	(5)	(6)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Panel A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i>Bsize</i>	30054	8.6934	1.7325	5.0000	9.0000	15.0000
<i>Indper</i>	30054	0.3720	0.0525	0.3000	0.3333	0.5714
<i>SOE</i>	30054	0.3930	0.4884	0.0000	0.0000	1.0000
<i>PerGDP</i>	30054	11.1960	0.6058	9.4285	11.2940	12.1525
<i>GDPrate</i>	30054	0.1122	0.0597	-0.1011	0.1033	0.2801
<i>Eco2Stru</i>	30054	0.4296	0.1126	0.1612	0.4461	0.6587
<i>PopuFlow</i>	30054	0.2082	0.2403	-0.2455	0.1724	0.7614
Panel B 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计(项目数)						
民间文学	257	4.4981	5.1623	0	3	35
传统音乐	257	5.5136	8.7639	0	4	119
传统舞蹈	257	5.9494	6.4245	0	4	62
传统戏剧	257	4.6498	5.0961	0	3	33
曲艺	257	2.7510	4.1099	0	2	29
传统体育、游艺、杂技	257	3.6070	6.1636	0	2	46
传统美术	257	6.8327	8.4866	0	5	76
传统技艺	257	16.2879	24.3091	0	11	301
传统医药	257	3.0661	5.3356	0	1	47
民俗	257	7.9572	8.6468	0	5	69
传统技艺中的艺术项目	257	0.8794	1.4780	0	0	8
艺术类项目总数	257	31.0739	31.6900	2	26	362

## 五、实证结果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单变量回归的结果,列(2)控制了公司的财务相关特征变量,列(3)增加了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列(4)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层面的相关变量,*Ar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列(1)–(4)中,我们控制的是年度、行业和省的固定效应,列(5)则进一步控制行业×年份和省×年份的固定效应,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仅发生微小变化,表明研究结论较少受到其他地区 and 行业层面的因素影响。整体而言,表 3 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在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即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艺术类文化遗产越多的地区,当代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这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说,说明我国优秀的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文化因素。

对于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越大、盈利能力(*ROE*)越强、研发投入(*RD*)越多、管理层持股比例(*Mholdshare*)越高的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越高,而杠杆率(*Lev*)越高的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越低。这些结果符合预期,同时与蔡庆丰等(2023)、方先明和胡丁(2023)、Fang et al(2017)等既有研究基本一致。对于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可能是由于本文加入了省份或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经济发展水平(*PerGDP*)、经济增速(*GDPrate*)和流动人口比例(*PopuFlow*)变量对于企业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但经济结构(*Eco2Stru*)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即工业制造业占较大比重时,区域内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越高。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Art</i>	0.1433*** (3.1275)	0.1316*** (3.0631)	0.1256*** (2.9470)	0.1563*** (3.5302)	0.1474*** (3.2913)
<i>Size</i>		0.2362*** (11.0882)	0.2413*** (12.1582)	0.2405*** (12.1265)	0.2433*** (12.0646)
<i>Lev</i>		-0.3080*** (-3.2914)	-0.2282** (-2.4111)	-0.2248** (-2.3899)	-0.2203** (-2.3099)
<i>ROE</i>		0.4956*** (6.2998)	0.4172*** (5.9981)	0.4179*** (6.0118)	0.4311*** (6.1748)
<i>Cash</i>		0.1593 (1.5319)	0.0935 (0.8956)	0.0953 (0.9150)	0.1242 (1.1482)
<i>Tang</i>		0.8200*** (4.3632)	0.7870*** (4.3112)	0.7886*** (4.3058)	0.8254*** (4.4846)
<i>RD</i>		5.6048*** (11.1019)	5.2785*** (10.3630)	5.3339*** (10.3895)	5.1529*** (9.6215)
<i>Top1</i>			0.2980** (2.5468)	0.2956** (2.5212)	0.3090*** (2.6211)
<i>Mholdshare</i>			0.5343*** (4.3781)	0.5273*** (4.3282)	0.5281*** (4.2621)
<i>Bsize</i>			0.0279** (2.2367)	0.0280** (2.2414)	0.0287** (2.2438)
<i>Indper</i>			0.2840 (0.8703)	0.2789 (0.8553)	0.2875 (0.8687)
<i>SOE</i>			-0.0406 (-0.9573)	-0.0379 (-0.8936)	-0.0301 (-0.7003)
<i>PerGDP</i>				-0.0090 (-0.1497)	-0.0205 (-0.2931)
<i>GDPrate</i>				0.0561 (0.2787)	-0.1538 (-0.4168)
<i>Eco2Stru</i>				0.6402** (2.4641)	0.5662* (1.8874)
<i>PopuFlow</i>				0.0999 (0.7359)	0.1505 (0.9779)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调整的R <sup>2</sup>	0.2854	0.3316	0.3374	0.3380	0.3352
观测值	30054	30054	30054	30054	30054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标准误在企业和年份层面进行双向聚类调整。无特殊说明外,下同。

## (二) 稳健性检验

1. 自变量潜在度量偏误问题的讨论。对自变量进行合适的度量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为了保障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变量的度量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检验。

(1)“非遗”项目的申报动机。本文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就是,“非遗”项目的申报由各级地



方政府自主申报,因此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文化发展的政绩,或者出于发展当地旅游业等目的,而表现出极大的“非遗”申报积极性,从而使最终评选出来的数据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各地级行政区的传统艺术氛围浓厚程度。对此,本文做如下说明:

首先,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的地区,越不需要通过“非遗”带动文化产业来支撑政绩,也越不需要旅游业来发展经济,反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的地区,越有过度挖掘“非遗”的动机。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企业的创新可能也更差,因此,这样的度量偏误只会使本文得到一个更加不合意的实证结果。同时,本文的模型中也控制了地区的人均GDP、GDP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等相关变量,可以缓解经济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其次,在各级政府公布的“非遗”代表名录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或者实施意见中,均有相对明确的标准,即“非遗”代表名录的申报项目应是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或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典型意义,或是在历史、艺术、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因评审导致的测量误差是可控的,尤其对于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而言,评定标准会更为客观和严格。

最后,“非遗”项目的申报和认定有可能是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驱动的,当地区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时,也更可能通过“非遗”评定的方式对区域内的文化加以保护,那么我们捕捉到的可能只是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剔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省份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参考周泽将等(2022)的研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使用《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披露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进行度量,我们剔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排名前5的省份样本,即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sup>①</sup>表4列(1)的结果显示,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结论不太可能由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所驱动。

(2)“非遗”项目的级别问题。目前,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地、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国家级和省级相对重要和权威,不太可能受到地级行政区的经济状况、政府治理等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主要使用这两级的“非遗”项目构建地区传统艺术氛围的度量指标。但考虑到国家级“非遗”的认定更为客观和权威,在表4列(2)中,本文将自变量替换为仅使用国家级“非遗”项目数构建的地区传统艺术氛围指标(*Art\_State*),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虽然地级“非遗”在公认性、权威性上不及国家级和省级,但地级“非遗”更可能包含融入人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区域内可能形成更强的渗透力。因此,我们将地级“非遗”加入进来,重新构建了地区传统艺术氛围度量指标(*Art\_City*),表4列(3)显示,该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自变量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3)“非遗”项目的批次问题。“非遗”项目的申报和评定是分批进行的。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截至2020年一个地区所有批次的艺术类“非遗”项目数量构建自变量。因“非遗”认定的批次时间问题,各个地区在不用时间节点上的“非遗”项目数量是递增的。对此,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传统艺术氛围通常较为稳定,在短期不会发生较大变化,某项“非遗”较晚被认定不代表其之前在该地区没有影响力。而且我国经过十几年的挖掘和保护,基本实现了各个地区重要非物质文化的认定工作,因此我们认为使用2020年累计的“非遗”项目数构建自变量比较合适。但是,考虑到认定可能会扩大“非遗”项目的影响力,不同批次的认定会使得某项“非遗”的影响强度在时间层面上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构建了一个时变指标 *Art\_Var*,用某个地区在某个年份已经累计的艺术类“非遗”项目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度量。表4列(4)的结果显示,新构建的地区传统艺术氛围度量指标(*Art\_Va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考虑了评定批次的可能影响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sup>①</sup>由于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而目前文献中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度量大多基于省份层面,因此将该变量放入模型后会被固定效应吸收掉。我们认为剔除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省份样本能有效地排除知识产权保护差异驱动研究结果的可能性。

表4 对自变量潜在度量偏误问题的检验

变量	(1)	(2)	(3)	(4)	(5)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Art</i>	0.1993*** (3.4758)				
<i>Art_State</i>		0.0695** (1.9767)			
<i>Art_City</i>			0.1778*** (3.5101)		
<i>Art_Var</i>				0.1291*** (3.1327)	
<i>Art_Popu</i>					5.9088** (2.3650)
<i>Size</i>	0.2492*** (8.8076)	0.2433*** (12.0447)	0.2437*** (12.0613)	0.2432*** (12.0447)	0.2432*** (11.9818)
<i>Lev</i>	-0.2972** (-2.3793)	-0.2203** (-2.3074)	-0.2223** (-2.3308)	-0.2202** (-2.3085)	-0.2302** (-2.4088)
<i>ROE</i>	0.2980*** (4.1325)	0.4341*** (6.2618)	0.4305*** (6.1800)	0.4308*** (6.1804)	0.4362*** (6.2251)
<i>Cash</i>	0.1889 (1.3070)	0.1269 (1.1735)	0.1255 (1.1566)	0.1258 (1.1639)	0.1249 (1.1484)
<i>Tang</i>	0.7487*** (2.7130)	0.8148*** (4.3989)	0.8228*** (4.4678)	0.8215*** (4.4415)	0.8147*** (4.4026)
<i>RD</i>	6.1296*** (6.4629)	5.1629*** (9.6226)	5.1380*** (9.6092)	5.1544*** (9.6098)	5.1841*** (9.6825)
<i>Top1</i>	0.2700 (1.6406)	0.3074*** (2.6114)	0.3108*** (2.6395)	0.3082*** (2.6184)	0.3187*** (2.7140)
<i>Mholdshare</i>	0.5931*** (4.0596)	0.5317*** (4.3127)	0.5295*** (4.2722)	0.5288*** (4.2809)	0.5313*** (4.3105)
<i>Bsize</i>	0.0315* (1.8122)	0.0287** (2.2391)	0.0282** (2.2012)	0.0287** (2.2465)	0.0286** (2.2097)
<i>Indper</i>	0.5407 (1.1011)	0.2966 (0.8940)	0.2685 (0.8138)	0.2861 (0.8647)	0.3087 (0.9275)
<i>SOE</i>	0.0988 (1.5866)	-0.0274 (-0.6358)	-0.0305 (-0.7111)	-0.0290 (-0.6737)	-0.0270 (-0.6252)
<i>PerGDP</i>	0.0457 (0.5062)	-0.0217 (-0.3086)	-0.0245 (-0.3517)	-0.0290 (-0.4120)	0.0167 (0.2329)
<i>GDPrate</i>	-0.0589 (-0.1242)	-0.0810 (-0.2254)	-0.2390 (-0.6346)	-0.1298 (-0.3549)	-0.1559 (-0.4736)
<i>Eco2Stru</i>	0.2367 (0.5634)	0.3110 (1.0556)	0.6015** (2.0095)	0.5210* (1.7164)	0.3435 (1.1463)
<i>PopuFlow</i>	-0.0162 (-0.0626)	0.1742 (1.1312)	0.1410 (0.9155)	0.1896 (1.2322)	0.1541 (0.9734)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 <sup>2</sup>	0.3340	0.3344	0.3356	0.3351	0.3350
观测值	14068	30054	30054	30054	29878

注：列(5)损失一部分样本是因为人口密度数据存在缺失造成的。

(4)使用相对量还是绝对量的问题。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一个地区的艺术类“非遗”项目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这样一个绝对量来度量地区传统艺术氛围。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也构

建了传统艺术氛围的相对指标(*Art\_Popu*),用地区艺术类“非遗”项目数除以人口密度来度量,表4中列(5)结果显示,传统艺术氛围的相对指标(*Art\_Popu*)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在消除人口量纲的影响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2. 改变企业创新的度量。本文基准回归中使用的因变量是上市公司自身独立获得的所有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本部分我们将用其他度量方式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第一,将因变量设定为上市公司独立获得的发明专利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Innov\_Inv*)。第二,使用专利申请而不是专利授予的数量,即将因变量设定为上市公司自身独立申请的所有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Innov\_Apply*)。第三,本文还检验了传统艺术是否有助于创造质量更好的专利,我们检验了传统艺术氛围对企业专利的平均引用量(*PerCite*)的影响,*PerCite*用某年上市公司本身的所有专利在申请年后的年平均被引用量来度量。最后,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传统艺术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创新效率(*InnovEffi*)用专利申请与当年及前两年研发投入绝对额的自然对数的比值来衡量。表5列(1)–(4)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5 替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i>Innov_Inv</i>	<i>Innov_Apply</i>	<i>PerCite</i>	<i>InnovEffi</i>
<i>Art</i>	0.0633** (2.1925)	0.1399*** (2.7616)	0.0279*** (2.7630)	0.0082*** (2.6797)
<i>Size</i>	0.1857*** (11.9189)	0.2539*** (11.2930)	0.0437*** (11.4426)	0.0109*** (6.9465)
<i>Lev</i>	-0.0916 (-1.5933)	-0.2769*** (-2.6803)	-0.0370 (-1.5036)	-0.0158** (-2.2276)
<i>ROE</i>	0.2204*** (4.7799)	0.6750*** (7.2445)	0.1117*** (4.8547)	0.0418*** (7.9833)
<i>Cash</i>	0.0013 (0.0150)	0.1337 (1.1683)	0.0221 (0.9904)	0.0102 (1.2522)
<i>Tang</i>	0.5100*** (4.3720)	1.0808*** (5.2263)	0.2114*** (5.7042)	0.0586*** (5.2761)
<i>RD</i>	5.3684*** (12.4810)	6.0013*** (9.5122)	1.7433*** (9.6122)	0.2393*** (6.8267)
<i>Top1</i>	0.0251 (0.3110)	0.3338*** (2.6010)	-0.0015 (-0.0539)	0.0180** (2.1825)
<i>Mholdshare</i>	0.1175* (1.7721)	0.6546*** (4.5858)	0.1216*** (5.3729)	0.0398*** (5.0143)
<i>Bsize</i>	0.0198** (2.4032)	0.0329** (2.3627)	0.0035 (1.5488)	0.0019** (1.9767)
<i>Indper</i>	0.3820* (1.7124)	0.1792 (0.4714)	-0.1186 (-1.3028)	0.0080 (0.3253)
<i>SOE</i>	0.0479 (1.5846)	0.0104 (0.2219)	0.0005 (0.0503)	0.0026 (0.8493)
<i>PerGDP</i>	0.0366 (0.7818)	-0.0130 (-0.1714)	-0.0074 (-0.4703)	0.0004 (0.0908)
<i>GDPrate</i>	-0.0189 (-0.0671)	-0.1629 (-0.3447)	0.1668 (1.2598)	0.0079 (0.2601)
<i>Eco2Stru</i>	-0.0665 (-0.3468)	0.4553 (1.3747)	0.0552 (0.7988)	0.0169 (0.8176)
<i>PopuFlow</i>	0.0919 (0.8426)	0.1339 (0.7824)	0.0481 (1.2944)	0.0068 (0.6260)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 <sup>2</sup>	0.2464	0.3291	0.1982	0.2189
观测值	30054	30054	30054	20967

3. 工具变量回归。尽管本文已经考虑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遗漏其他变量而对结论造成干扰的可能。因此,本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选取城市单位面积的六级以上河流总长度(*River*)和城市平均地形起伏度(*Land\_Relief*)两个指标作为工具变量。选取单位面积河流总长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是,“非遗”的丰富程度与河流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河流沿岸往往是人类生活的早期集居地,也是文明的最早诞生地,所以产生的“非遗”项目也最为丰富。同时,河流地区往来便利,人口易于聚集,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强度也越大,“非遗”更易形成,也更易被人们发现和关注(吴清等,2015)。吴清等(2015)分析发现 84.50%的国家级“非遗”分布在 5 公里的河流缓冲区范围内,表明河流是影响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并且,地区的河流充裕程度不会直接影响企业创新。选取平均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主要是考虑到:一方面,地形起伏度越大的地方,文化越多样,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更容易产生艺术;另一方面,美好的自然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维情绪、生活态度等,地形起伏度越大的地方,通常自然风光越多样、越优美,越容易启发艺术的诞生,但这种自然地理特征不太可能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

工具变量中的河流长度数据基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提供的河流矢量底图,使用 ArcGSI 软件提取而来,城市的行政区划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 6 中列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列(1)报告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河流长度(*River*)和地形起伏度(*Land\_Relief*)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另外,检验结果也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问题。列(2)报告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与基本回归结论一致。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 6 工具变量和基于截面数据的检验

变量	(1)	(2)	(3)	(4)
	<i>Art</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_m</i>
<i>Art</i>		0.5801*** (3.3820)	0.1512** (2.4547)	0.0907** (1.9902)
<i>River</i>	3.9975*** (13.2683)			
<i>Land_Relief</i>	0.3268*** (4.4696)			
<i>Size</i>	-0.0013 (-0.2484)	0.2437*** (11.1529)	0.2440*** (10.4782)	0.2367*** (9.2960)
<i>Lev</i>	-0.0086 (-0.3062)	-0.2152** (-2.3387)	-0.1706 (-0.9898)	-0.0114 (-0.0660)
<i>ROE</i>	-0.0136 (-0.7220)	0.4339*** (6.4898)	0.3447*** (3.3715)	1.5271*** (8.3182)
<i>Cash</i>	0.0351 (1.0790)	0.0998 (0.8779)	0.5771*** (2.9637)	0.3049 (1.0485)
<i>Tang</i>	-0.0571 (-0.9760)	0.8665*** (5.2524)	1.1411*** (6.3897)	1.1800*** (5.2233)
<i>RD</i>	0.0056 (0.0401)	5.1694*** (9.8392)	5.1305*** (7.7957)	6.5530*** (7.7018)
<i>Top1</i>	0.0381 (1.0312)	0.2932** (2.3542)	0.4058* (1.8772)	0.1543 (0.8478)
<i>Mholdshare</i>	0.0552* (1.7556)	0.4965*** (5.1391)	0.9491*** (6.3055)	0.4152*** (3.7932)
<i>Bsize</i>	0.0024 (0.6966)	0.0276** (2.0747)	0.0401** (2.0860)	0.0393*** (2.8770)

续表 6

变量	(1)	(2)	(3)	(4)
	<i>Art</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_m</i>
<i>Indper</i>	0.0446 (0.4692)	0.2847 (0.7957)	0.3139 (0.6602)	0.7246 (1.2597)
<i>SOE</i>	0.0085 (0.5537)	-0.0307 (-0.6886)	-0.0637 (-0.8456)	-0.1055* (-1.8609)
<i>PerGDP</i>	0.0192 (0.4547)	-0.0402 (-0.5094)	-0.0210 (-0.2756)	0.1609** (2.2358)
<i>GDPrate</i>	0.3964*** (2.6469)	-0.1414 (-0.3803)	-0.4743 (-0.7849)	-2.8906** (-2.7138)
<i>Eco2Stru</i>	-2.3752*** (-15.4281)	1.7141*** (3.0539)	0.5671* (1.7144)	0.2030 (0.3848)
<i>PopuFlow</i>	0.2637*** (3.0335)	0.0585 (0.3165)	0.2765 (1.5040)	-0.0943 (-0.6184)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调整的 R <sup>2</sup>	0.8725	0.0389	0.3022	0.3969
识别不足检验 P 值	0.0000			
弱识别检验 F 值	92.0669			
过度识别检验 P 值	0.4206			
观测值	29582	29582	3241	3521

注:列(1)(2)损失部分样本是由于工具变量存在缺失情况造成的;列(4)中控制变量使用的是各个变量在样本期间的均值;列(3)(4)采用截面数据,因此加入的是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4. 基于截面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的自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而本文的因变量企业创新水平在不同年份却是不同的。这种实证设计在研究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当代公司行为决策的文献中较为常见(潘越等,2019;李万利等,2021),主要是因为文化天然具有稳定性,很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得到传承(Alesina & Giuliano,2015;Chen et al,2020),因此在变量设置时往往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对于公司层面的相关指标,采用面板数据是因为:一方面公司层面的数据在年份上具有较好的连续性,使得这种实证设计在数据上是可行的,并且面板数据涵盖的信息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在实证检验时选择上市公司哪一期数据可能不具有随机性,也不存在客观统一的标准。不过,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可靠,本文也基于截面数据进行了稳健性分析。表6列(3)是使用202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列(4)是使用各个变量在样本期间的均值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两列中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 (三)机制检验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发现在地区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企业创新水平越高,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研究假设部分,本文认为艺术有助于激发灵感、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有助于形成积极乐观的情绪、有助于促进互动和协作的发生是产生这一结果的三条可能机制。在本部分,我们分别从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层面对这三条机制进行探讨和检验。

1. 地区传统艺术氛围与个体特征。首先,如果艺术有助于激发灵感、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那么应当可以观察到在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人们越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出更强的发散性思维能力。本文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对此进行检

验。CFPS2018中,问题 M214 调查了不同地区人们对自己“想象力丰富”程度的自我评估,问题 M204 调查了人们“具有独创性,会产生新点子”程度的自我评估。根据这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本文构建了想象力(*Imagination*)和创造性(*Creative*)两个变量,当打分大于3,即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这两个描述时取值为1,否则为0。表7列(1)(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方,人们的想象力和独创性能力普遍越强,证实了影响机制的存在。

其次,我们认为艺术熏陶有助于人们形成更加积极乐观的情绪,激励并塑造我们作为个人、管理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最佳自我。在CFPS2018中,问题 N12016 调查了个体“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的评估,要求调查对象按1~5的分值打分,分值越高,表示对未来越有信心。我们同样基于此数据,构建了反映个体积极乐观程度的指标(*Confidence*),打分大于3时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用传统艺术氛围对个体乐观程度指标进行回归,表7列(3)汇报的回归结果表明艺术氛围正向影响了人们的积极乐观情绪,这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第二条影响机制。

最后,我们还认为艺术氛围促进了互动和协作的发生,艺术带给人更好的沟通技能、对工作更高的审美能力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专业联系等。在CFPS2018中,问题 M208 调查了人们的社交能力,要求被调查者按1~5的分值对自己是否“开朗善社交”进行打分,问题 M2011 调查人们的人缘关系情况,要求调查对象按0~10分的分值,对自己的“人缘关系有多好”进行打分,给分越高代表被调查者越符合这些描述。本文构建了社交能力(*Social*)和人缘好坏程度(*Popularity*)两个变量,打分别大于3和大于5时取值为1,否则为0。上述指标可以很好地反映个体互动和协作,以及社会联系程度。表7列(4)(5)的结果显示,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人们普遍更加开朗善社交以及拥有更好的人缘关系,这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第三条影响机制。

表7 机制检验:地区传统艺术氛围与个体特征

变量	(1)	(2)	(3)	(4)	(5)
	<i>Imagination</i>	<i>Creative</i>	<i>Confidence</i>	<i>Social</i>	<i>Popularity</i>
<i>Art</i>	0.0773*** (5.1789)	0.0703*** (4.6796)	0.0481*** (2.7609)	0.0379** (2.3127)	0.0753*** (4.5122)
<i>Age</i>	1.9990*** (39.7692)	1.8810*** (36.1055)	3.2866*** (59.0134)	2.6069*** (49.3265)	-0.1113* (-1.8503)
<i>SQAge</i>	-0.0004*** (-24.1505)	-0.0004*** (-24.1965)	-0.0006*** (-34.9353)	-0.0004*** (-22.8327)	0.0001*** (5.1504)
<i>Education</i>	0.1024*** (6.7518)	0.0915*** (5.8914)	0.1381*** (7.9840)	0.0965*** (5.8437)	0.2067*** (12.7887)
<i>Health</i>	-0.1554*** (-14.0960)	-0.1477*** (-13.2171)	-0.3610*** (-27.4821)	-0.2046*** (-16.9065)	-0.1631*** (-13.0941)
<i>Gender</i>	0.0984*** (3.8292)	0.3786*** (14.6222)	-0.0996*** (-3.4333)	0.0058 (0.2092)	-0.0610** (-2.1465)
<i>FmlNum</i>	-0.2417*** (-9.7674)	-0.1551*** (-6.1649)	-0.0481* (-1.7102)	-0.1468*** (-5.5354)	0.0469* (1.7099)
伪 R <sup>2</sup>	0.0485	0.0438	0.1237	0.0982	0.0128
观测值	27451	27451	27451	27451	27451

注:括号内为logit回归的z值;CFPS2018调查数据共有37354条,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后,还剩27451条数据;模型中控制了个体年龄(*Age*)、年龄的平方(*SQAge*)、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健康状况(*Health*)、性别(*Gender*)、家庭成员数量(*FmlNum*)的影响。

2. 地区传统艺术氛围与公司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公司特征角度对这三条机制进行检验。首先,艺术有助于激发灵感、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这在公司层面可以很好地体现在企业创新的新颖度上。参考李哲等(2020)的研究,我们使用公司进入的专利二级分类的数量来度量公司专利的创新

新颖度(*Innov\_Novel*)。表8列(1)的结果表明,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企业创新的新颖度越高,侧面说明传统艺术氛围有助于培养企业的发散性创新能力。其次,检验传统艺术氛围是否影响了公司的乐观倾向。本文使用年报语调积极性(*Tone*)和管理层业绩预告乐观度(*Optimism*)来度量公司的乐观倾向。年报语调采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基于台大字典计算的指标,管理层业绩预告乐观度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季度层面业绩预告数据来度量。参考鲁桂华等(2017)的研究,本文用年度内预告类型为“大增”、“略增”和“续盈”的总次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度量。表8列(2)(3)报告的地区传统艺术氛围(*Ar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企业对于未来发展前景越积极乐观。最后,我们检验了传统艺术氛围是否有助于企业形成良好的合作文化。参考潘健平等(2019)的研究,本文使用年报中“合作类”的词汇数量占总词汇量的比例来度量公司的合作文化(*Collaboration*)。表8列(4)的结果显示,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公司越推崇合作的文化。更进一步地,本文检验公司与外部力量合作研发的情况,用企业联合获得的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对外合作倾向(*Innov\_Joint*)。表8列(5)报告的结果显示,传统艺术氛围越浓的地方,企业对外合作也越积极。整体而言,本部分的检验从公司行为或特征角度验证了传统艺术氛围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三条影响机制。

表8 影响机制:地区传统艺术氛围与公司特征

变量	(1)	(2)	(3)	(4)	(5)
	<i>Innov_Novel</i>	<i>Tone</i>	<i>Optimism</i>	<i>Collaboration</i>	<i>Innov_Joint</i>
<i>Art</i>	0.1011*** (2.6276)	0.0049** (2.3309)	0.0319* (1.7171)	0.2870** (2.3073)	0.1542*** (3.3777)
<i>Size</i>	0.2866*** (12.1814)	0.0094*** (9.6635)	0.0553*** (5.2411)	0.2833*** (5.2919)	0.3211*** (15.5127)
<i>Lev</i>	-0.2041*** (-2.7492)	-0.0217*** (-3.8724)	-0.3540*** (-7.7172)	0.1100 (0.3947)	-0.2875*** (-3.0557)
<i>ROE</i>	0.2671*** (3.8445)	0.0290*** (5.3318)	0.7610*** (7.9671)	0.4873** (2.5037)	0.4657*** (6.8885)
<i>Cash</i>	-0.1004 (-0.9680)	0.0030 (0.3715)	0.2017** (2.3596)	0.4538 (1.4096)	0.0696 (0.6384)
<i>Tang</i>	0.6931*** (4.2560)	-0.0689*** (-6.4559)	-0.4609*** (-4.7938)	-1.7596*** (-3.4115)	0.9259*** (4.6918)
<i>RD</i>	5.7231*** (10.7173)	0.1891*** (7.0635)	0.1393 (0.6713)	3.0371** (2.2687)	5.6107*** (9.5809)
<i>Top1</i>	0.0241 (0.2146)	-0.0131 (-1.4802)	0.1166*** (2.6217)	-0.5352* (-1.7100)	0.2796** (2.3491)
<i>Mholdshare</i>	0.1265 (1.3846)	0.0364*** (5.7878)	0.3665*** (12.7862)	0.1665 (0.7279)	0.5138*** (4.0974)
<i>Bsize</i>	0.0213* (1.7365)	0.0006 (1.1885)	-0.0032 (-0.7657)	0.0280 (0.8509)	0.0226 (1.6340)
<i>Indper</i>	0.2808 (0.9530)	0.0168 (1.1691)	-0.2686*** (-2.5979)	0.7815 (0.9482)	0.3298 (0.9920)
<i>SOE</i>	0.0602 (1.5814)	-0.0160*** (-5.2683)	-0.1939*** (-7.2207)	-0.4537*** (-3.4375)	-0.0257 (-0.5746)
<i>PerGDP</i>	0.0697 (1.0889)	0.0065* (1.7814)	0.0167 (0.6656)	0.2230 (1.1669)	0.0316 (0.4316)
<i>GDPPrate</i>	0.0854 (0.2316)	-0.0179 (-1.3738)	-0.2832 (-1.5923)	2.1009** (2.5291)	-0.1649 (-0.4709)
<i>Eco2Stru</i>	0.1084 (0.4008)	-0.0061 (-0.4349)	0.0591 (0.7106)	-0.6723 (-0.9000)	0.4127 (1.3605)

续表 8

变量	(1)	(2)	(3)	(4)	(5)
	<i>Innov_Novel</i>	<i>Tone</i>	<i>Optimism</i>	<i>Collaboration</i>	<i>Innov_Joint</i>
<i>PopuFlow</i>	0.0354 (0.2456)	-0.0036 (-0.3895)	-0.0085 (-0.1813)	0.1089 (0.2430)	0.0258 (0.1635)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 <sup>2</sup>	0.2556	0.5026	0.2496	0.1326	0.3753
观测值	30054	29593	19607	29525	30054

注：损失部分样本是由于机制检验变量存在缺失的情况。

## 六、进一步研究

上文已经证实良好的传统艺术氛围有助于促进创新，并检验了其潜在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非遗”的文化特征、历史传承阻碍等视角剖析“非遗”对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以及进一步探讨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最大程度发挥“非遗”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 (一)传统艺术多样性与创新激发效果

传统艺术分布在七个大类中，不同地区的艺术多样性可能会呈现差异。比如，部分地级行政区的艺术以传统音乐为主，有些地级行政区的艺术则呈现多样性。不同类型艺术的表现形式、美学价值、情感反应会有很大不同。不同的艺术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形成影响，比如接受美术的熏陶会让人们在色彩和形状感知方面更具想象力，而接受音乐的陶冶则更多地让人们拥有不同的声音美学体验。因此，不同类型的艺术对思维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接触的艺术形式越多，人们越有可能从形状、色彩、声音、动作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的艺术感知，其思维和行为受到的影响越大。因此，本文认为艺术越多样的地区人们越会接触到更多类型的艺术，由此整体艺术氛围对创新的激发效果会越强。本文按照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的计算方法，使用各个艺术类别项目数占总艺术类项目数的比例的平方和作为艺术项目的多样化程度指标，并按中位数分成了高低组分别进行检验。表9列(1)(2)的结果显示，传统艺术多样性越强的地区，艺术促进创新的效应也越强。

表9 传统艺术多样性与创新激发效果

变量	(1)	(2)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多样化低	多样化高
<i>Art</i>	0.1186** (1.9721)	0.2688*** (2.9169)
<i>Size</i>	0.4776*** (5.4105)	0.4035*** (3.4646)
<i>Lev</i>	0.2668* (1.7521)	0.0056 (0.0370)
<i>ROE</i>	0.7308*** (3.3525)	0.9551*** (3.4363)
<i>Cash</i>	6.6991*** (8.1546)	3.8883*** (5.6936)
<i>Tang</i>	0.1183 (0.6917)	0.4552*** (2.7951)
<i>RD</i>	0.5629*** (3.3331)	0.4808*** (3.3825)



变量	(1)	(2)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多样化低	多样化高
<i>Top1</i>	0.0235 (1.3980)	0.0304 (1.5792)
<i>Mholdshare</i>	0.9709** (2.1813)	-0.3609 (-0.7211)
<i>Bsize</i>	0.0136 (0.2221)	-0.0600 (-0.9487)
<i>Indper</i>	0.0093 (0.1074)	0.0517 (0.3653)
<i>SOE</i>	-0.1772 (-0.3320)	-0.7395 (-1.6046)
<i>PerGDP</i>	0.7225* (1.6838)	0.1481 (0.2870)
<i>GDPrate</i>	0.1814 (0.9222)	-0.2313 (-0.7392)
<i>Eco2Stru</i>	0.1186** (1.9721)	0.2688*** (2.9169)
<i>PopuFlow</i>	0.2476*** (8.5263)	0.2408*** (8.5396)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的 R <sup>2</sup>	0.3577	0.3154
系数差异检验 P 值	0.000	
观测值	14593	15461

## (二)历史上的战争对艺术传承的冲击

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承以及传播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漫长的历史上,战争频繁可能对“非遗”的传承和传播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战争可能会导致人口数量发生剧烈变化,或者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会影响“非遗”的持续性传承和传播。本文尝试研究这一外部环境因素对传统艺术当代作用的影响。本文从《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获取了我国历史上各地区发生的重大战争数据,然后将地区战争发生次数取自然对数后与自变量进行交乘。表 10 列(1)报告的结果显示,战争更频繁的地区,艺术的传承和传播越可能受到消极影响,由此传统艺术对创新的积极影响会被削弱。

## (三)员工激励与传统艺术创新激发效果

传统艺术是一种上层建筑,一般而言,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果建立在更好的经济基础之上,其作用的发挥将会更加明显。尤其是考虑到企业创新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对创新人才进行有效的激励,提供良好、稳定的工作条件。如果员工拥有良好的物质工作条件,传统艺术力量中蕴含的创新性思维、乐观情绪和良好的合作意识将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本文对此进行检验,我们计算了上市公司员工的平均薪酬水平,然后构建一个公司平均薪酬是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虚拟变量(*HighSalary*),并将该变量与传统艺术氛围交乘。表 10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公司更加重视员工激励,即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回报时,传统艺术这一文化因素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

## (四)公司战略导向与传统艺术创新激发效果

传统艺术氛围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公司战略导向的影响。首先,公司有专业化战略和多元化战略两类战略导向,如果公司选择多元化战略,其通常是依赖于公司各个业务板块之间的高度协同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时企业可以获得来自不同行业的多元信息,这将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相反地,如果公司选择专业化经营,公司的信息来源相对单一,此时艺术对于创造性思维的激

发作用将更为明显。参考杨全等(2018)的研究,我们基于公司营业收入的行业分布,计算了公司营业收入的行业分布 HHI 指数,该指数越大,说明公司专业化程度越高。表 10 列(3)报告的结果显示,专业化经营战略确实强化了传统艺术氛围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

其次,注重实业投资还是注重金融化投资,是公司常常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企业金融化是高管投机倾向的一种体现,与专注实业投资的企业相比,这类企业较不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并将挤出企业的研发投资(杜勇等,2017)。艺术可以通过促使企业管理者更加具有创造性、合作意识等来推动企业创新,但显然投机倾向会削弱艺术的积极影响。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参考张成思和郑宁(2019)的研究,构建了公司金融化程度指标,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企业金融化与传统艺术氛围的交互项。表 10 列(4)报告的结果显示,公司的金融化倾向弱化了传统艺术氛围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

表 10 其他进一步研究结果

变量	(1)	(2)	(3)	(4)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Moderator=War</i>	<i>Moderator=HighSalary</i>	<i>Moderator=Focus</i>	<i>Moderator=Fin</i>
<i>Art</i>	0.1633*** (3.0697)	0.1322*** (2.9001)	-0.0476 (-0.5862)	0.1849*** (3.8615)
<i>Art • Moderator</i>	-0.0393*** (-3.4839)	0.0764** (2.1452)	0.2510*** (2.9661)	-0.1912** (-2.0177)
<i>Moderator</i>	0.1936*** (4.8509)	-0.2958** (-2.1116)	-0.9467*** (-2.8929)	0.5466 (1.5016)
<i>Size</i>	0.2474*** (12.4723)	0.2434*** (12.0578)	0.2402*** (11.8477)	0.2415*** (12.0278)
<i>Lev</i>	-0.2238** (-2.4110)	-0.2205** (-2.3202)	-0.2187** (-2.2541)	-0.2294** (-2.4048)
<i>ROE</i>	0.4482*** (6.3002)	0.4292*** (6.1637)	0.4611*** (6.5201)	0.4346*** (6.2278)
<i>Cash</i>	0.1214 (1.1404)	0.1238 (1.1585)	0.0774 (0.7264)	0.2364** (2.5473)
<i>Tang</i>	0.7615*** (4.1580)	0.8091*** (4.4383)	0.9375*** (5.4791)	0.8503*** (4.6660)
<i>RD</i>	5.2778*** (9.8242)	5.1478*** (9.6436)	5.2940*** (9.9806)	5.1712*** (9.6620)
<i>Top1</i>	0.3258*** (2.7836)	0.3092*** (2.6191)	0.2841** (2.3405)	0.3095*** (2.6233)
<i>Mholdshare</i>	0.5718*** (4.6576)	0.5282*** (4.2817)	0.5386*** (4.1184)	0.5187*** (4.1280)
<i>Bsize</i>	0.0308** (2.4300)	0.0290** (2.2633)	0.0304** (2.3222)	0.0282** (2.2126)
<i>Indper</i>	0.2721 (0.8224)	0.2899 (0.8758)	0.2910 (0.8557)	0.2801 (0.8480)
<i>SOE</i>	-0.0447 (-1.0506)	-0.0293 (-0.6772)	-0.0324 (-0.7078)	-0.0288 (-0.6698)
<i>PerGDP</i>	-0.0057 (-0.1082)	-0.0185 (-0.2645)	-0.0628 (-0.8530)	-0.0208 (-0.2967)
<i>GDPrate</i>	0.1169 (0.5199)	-0.1384 (-0.3684)	-0.1955 (-0.5198)	-0.1712 (-0.4612)
<i>Eco2Stru</i>	0.7872*** (3.8781)	0.5747* (1.9193)	0.5868* (1.8431)	0.5661* (1.8865)

续表 10

变量	(1)	(2)	(3)	(4)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Innovation</i>
	<i>Moderator=War</i>	<i>Moderator=HighSalary</i>	<i>Moderator=Focus</i>	<i>Moderator=Fin</i>
<i>PopuFlow</i>	0.2240** (2.0242)	0.1519 (0.9891)	0.2206 (1.3723)	0.1493 (0.9676)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调整的 R <sup>2</sup>	0.3290	0.3356	0.3318	0.3357
观测值	30054	30006	27190	30053

注:由于战争变量使用的是省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因此,列(1)仅控制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观测值与基准回归不一致是因为调节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情况。

##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传统文化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演进而愈加璀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受众的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本文利用中国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据,探讨了传统艺术氛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当地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则越高。我们控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自变量的衡量偏误问题。此外,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经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检验了艺术影响创新的三条机制,发现在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人们普遍越具有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对自己未来有更强烈的信心,拥有越广泛的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协作,这些都有利于创新的发生。同时,我们也发现传统艺术氛围越浓厚的地区,企业创新越具有新颖性,公司年报语调和业绩预告都更加积极乐观,公司的合作文化也更强烈,这些都对企业创新有着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历史上的战争则可以通过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而削弱艺术的积极影响。此外,在具有良好的员工激励机制、业务经营更加专业化以及更加注重实业发展的企业中,艺术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契合了当前商业界越来越重视将艺术融入创新的发展趋势,拓展了文化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脉络,具有良好的理论价值。同时,本文的结论证实了良好的传统文化艺术氛围是中国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软力量,这对新时代下企业优化管理,以及我国制定契合自身文化背景和发展需要的政策措施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释放文艺资源潜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探讨了传统艺术氛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激发作用,侧面验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经济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应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积极和深入的挖掘、开发、保护和传承,采取更多繁荣文艺事业的改革举措,激活以传统艺术为主要组成的“非遗”的当代生命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重视文化艺术对企业的积极影响,营造有利于提升企业活力的组织氛围。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能力、提升长期价值的重要手段,既有研究较多探讨了物质支持、制度保障等对创新的激发效果。本文的研究则表明,非物质层面的因素也至关重要。事实上,文化艺术除了可以有效激发创新外,还具有更加广泛的积极影响,比如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营销效率,改善企业的内外关系、领导力和组织文化等。因此,应在管理实践的各个环节积极融入文化艺术元素,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重视利用艺术素养、审美价值等非物质条件来提升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活力。

第三,增加人才培育体系中的文化艺术元素,打造面向创新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教育是国之大计,培育创新型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发现传统文化艺术在培养个体鉴赏和

创造美的能力的同时,还能够增强个体的想象力和发散性思维,提升个体面对未来的信心,以及促进社会互动和协作,这些都是创新所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禀赋。鉴于个体早年经历对其成年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重要影响(Elder et al, 1991),我国应加强文化艺术教育,充分发挥其对个体心智开发的积极作用,立足长远,着力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 蔡庆丰 王仕捷 刘昊 舒少文,2023:《城市群人口集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陈德球 孙颖 王丹,2021:《关系网络嵌入、联合创业投资与企业创新效率》,《经济研究》第11期。
- 戴亦一 肖金利 潘越,2016:《“乡音”能否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
- 杜勇 张欢 陈建英,2017:《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方光明 胡丁,2023:《企业 ESG 表现与创新——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第2期。
- 冯晨 陈舒 白彩全,2019:《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经济研究》第5期。
- 寇宗来 刘学悦,2020:《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特征事实以及来自创新政策的影响》,《经济研究》第3期。
- 李万利 徐细雄 陈西婵,2021:《儒家文化与企业现金持有——中国企业“高持现”的文化内因及经济后果》,《经济动态》第1期。
- 黎文靖 彭远怀 谭有超,2021:《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兼论中国企业创新结构的变迁》,《经济研究》第5期。
- 李哲 黄静 孙健,2020:《企业创新新颖度与审计收费——基于上市公司专利分类数据的证据》,《会计研究》第8期。
- 鲁桂华 张静 刘保良,2017:《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积极业绩预告:利公还是利私——基于大股东减持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第2期。
- 马凌诺斯基,1936:《文化论》,华夏出版社 2002 年中译本。
- 孟庆斌 李昕宇 张鹏,2019:《员工持股计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企业员工视角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11期。
- 潘健平 潘越 马奕涵,2019:《以“合”为贵? 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金融研究》第1期。
- 潘越 宁博 纪翔阁 戴亦一,2019:《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经济研究》第7期。
- 王鹤云,200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分析》,http://www.ihchina.cn/luntan\_details/8439.html。
- 吴超鹏 薛南枝 张琦 吴世农,2019:《家族主义文化、“去家族化”治理改革与公司绩效》,《经济研究》第2期。
- 吴清 李细归 张明,2015:《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经济地理》第6期。
- 杨全胜 尹兴强 孟庆玺,2018:《谁更趋多元化经营:产业政策扶持企业抑或非扶持企业?》,《经济研究》第9期。
- 叶文平 李新春 陈强远,2018:《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
- 张成思 郑宁,2019:《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金融研究》第7期。
- 赵子乐 林建浩,2019:《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 周泽将 汪顺 张悦,2022:《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信息困境》,《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Adhikari, B. K. & A. Agrawal(2016), “Religion, gambling attitude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37:229—248.
- Adler, N. J. (2015), “Finding beauty in a fractured world: Art inspires leaders—Leaders change the worl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0(3):480—494.
- Alesina, A. & P. Giuliano(2015),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3(4):898—944.
- An, D. & N. Youn(2018), “The inspirational power of arts on creativit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85:467—475.
- Antal, A. B. & A. Strauß(2013), “Artistic interventions in organisations: Finding evidence of values—added”, Creative Clash Report, Berlin: WZB.
- Baer, J. & J. C. Kaufman(2005), “Bridging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The amusement park theoretical (APT) model of creativity”, *Roeper Review* 27(3):158—163.
- Bradley, D. et al(2016), “Do unions affe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63(7):2251—2271.
- Chen, T. et al(2020),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Economic Journal* 130(631):2030—2064.
- Chen, Y. et al(2014), “Local gambling preferences and corporate innovative succes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49(1):77—106.
- Chu, Y. et al(2019), “Corporate innovation along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ience* 65(6):2445—2466.

- Cornaggia, J. et al(2015), “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ffect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5(1): 189—209.
- De Dreu, C. K. et al(2008), “Hedonic tone and activation level in the mood—creativity link: Toward a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5):739—756.
- Edmans, A. et al(2022), “Music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5(2):234—254.
- Elder, G. H. et al(1991), “Turning points in life: The case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war”, *Military Psychology* 3(4): 215—231.
- Fang, L. H. et al(2017),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wnership,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0(7):2446—2477.
- Feist, G. J. & T. R. Brady(2004), “Openness to experience, non—conformity, and the preference for abstract art”,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Arts* 22(1):77—89.
- Ferreira, F. A. F. (2018), “Mapping the field of arts—based management: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d co—citation analys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85:348—357.
- Fredrickson, B. L. & T. Joiner(2002), “Positive emotions trigger upward spirals toward emotion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2):172—175.
- Furnham, A. & M. Avison(1997), “Personality and preference for surreal painting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3(6):923—935.
- Hardy, C. et al(2005), “Discourse and collaboration: The role of conversations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0(1):58—77.
- Hutter, M. (1996), “The impact of cultural economics on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4): 263—268.
- Ishiguro, C. & T. Okada(2018), “How can inspiration be encouraged in art—learning?”, in: T. Chemi & X. Du (eds), *Arts—based Methods in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River Publisher.
- Katz—Buonincontro, J. (2008), “Can the arts assist in developing the creativity of education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eativity & Problem Solving* 18(2):69—79.
- LaMore, R. et al(2013), “Arts and crafts: Critical to economic inno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7(3):221—229.
- Li, C. H. & J. J. Wu(2011),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optimism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Understanding 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mediating effect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3(2):119—128.
- McCrae, R. R. (1987), “Creativity, divergent thinking,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6):1258—1265.
- McCrae, R. R. & P. T. Costa(1997), “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 as a human univers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5):509—516.
- Michael, L. H. et al(2011),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in a service setting: Optimism as a moderator”,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5(4):258—272.
- Nieto, M. J. & L. Santamaria(2007),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e collaborative networks for the novelty of product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27(6—7):367—377.
- Okada, T. & K. Ishibashi(2017), “Imitation, inspiration, and creation: Cognitive process of creative drawing by copying others’ artworks”, *Cognitive Science* 41(7):1804—1837.
- Purg, D. & I. Sutherland(2017), “Why art in management education? Questioning mea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2):382—406.
- Rawlings, D. et al(2000),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 in Spain and England: Two studies relating sensation seeking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to liking for paintings and music”,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4(6):553—576.
- Runco, M. A. & S. Acar(2012), “Divergent thinking as an indicator of creative potential”,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4(1):66—75.
- Sawyer, K. (2017), *Group Genius: The Creative Power of Collaboration*, Basic Books.
- Sawyer, R. K. (2010), “Learning for creativity”, in: R. A. Beghetto & J. C. Kaufman(eds), *Nurturing Creativity in*

*the Classro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in, E. (2013), "The role of art and the artist",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s* 2(1):1-4.

Styhre, A. & M. Eriksson(2008), "Bring in the arts and get the creativity for free: A study of the artists in residence project",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17(1):47-57.

Tödting, F. et al(2009), "Do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 rely on specific kinds of knowledge interactions?", *Technovation* 29(1):59-71.

Van den Broeck, H. et al(2008), "A case study of arteconomy —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art and enterprise: Belgian businesses stimulat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hrough art",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4(5): 573-587.

Vincent, A. S. et al(2002), "Divergent thinking, intelligence, and expertise: A test of alternative model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4(2):163-178.

Yuan, F. & R. W. Woodman(2010), "Innovative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 The role of performance and image outcome expect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3(2):323-342.

## The Innovative Effect of Cultural Heritage

—Evidence from Arti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N Yue YANG Lingling XIAO Jinl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and are of important value on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data on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7 to 2020 and the data of arti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llected manual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art atmosphere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finds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atmosphere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in areas with stronger traditional art atmosphere, people generally have more imagination and divergent thinking, have stronger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and have bette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We also find that in areas with stronger traditional art atmosphere, firms have more novel innovations, more positive tone in annual reports, more optimistic expectation in performance, and stronger cooperation culture. All thes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more diverse art, higher employee salaries and profess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will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rt on innovation, while regional historical wars and financialized business models will weaken the effect.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raditional art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excav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mechan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Corporat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胡家勇)

(校对:刘洪愧)